

# 以文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李景平

生态文明是新世纪的一束耀眼光芒。这束阳光,照进中国的现实大地,滋养了青山绿水。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给生态文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生态文学创作怎样完成自己的文学建树?

新时代的生态文学,应以思想审美的方式,表现和弘扬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营造人类的现代理性。

生态文明是体现中国新时代核心价值也是主流价值的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态文明推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推崇生态优先、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的理念,是汲取了古代人类传统生态智慧,凝聚了现代人类先进价值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学作为诞生和发展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文学,生态文明建设天然赋予它表达和传承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主体功能。因而,生态文学应该尊崇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价值理念,营造新时代生态文化引领性的时代精神,并以之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前瞻未来,体现具有文化引领意义的生态批评和价值判断。

就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人类作为万物生态的一环,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涵盖自然万物,而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也涵盖人类自己。我们眼下已经基本解决了人类代际生态道德问题,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人类物类跨代际生态道德问题。生态文学就要张扬人类不仅善待人类自己及后代,也善待物类及生物多样性的繁衍。对于只考虑当代人发展不考虑后代人生存的问题,必须要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只考虑人类及其后代发展而不考虑物类生存及其发展的问题,也当给予尖锐的批判和鞭答。生态文学以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审视现实,应葆有弘扬的热情,也秉持批判的锋芒。

新时代的生态文学,应以现实审美的方式,记录和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激励人类的现代力量。

生态文明起源于人类对于人与自然悖谬关系的觉醒,起源于生态环境保护,起源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现代社

建着着的文明。此时此刻,我们就走在践行理念和实施蓝图的时代进程上。中国在生态文明进程中,从生态环境危机到生态环境改善,铺开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攻坚之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之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环境保护业绩和生态文明成就。对此,生态文学应该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进程,创造新时代生态文化现代性的现实关注,展示背景,呈现场景,昭示前景,构架具有文化驱动意义的现实审美和现代创造。

就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而言,中国是在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学书写生态文明,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怎样书写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转型驱进?工业发展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主体。工业文明的前路在于走向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中国生态文明已在工业领域绽放绿色辉煌,生态文学亟待开掘这个富矿。生态文学当然会聚焦田园、关注荒野、描绘万物,但抒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乃至城市的生态文明新变,当更具现实意义。

新时代的生态文学,应以形象审美的方式,叙述和展示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营造鼓舞人心的社会影响。

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创造举世瞩目的现实成就,就在于许许多多的日向污染宣战,与破坏斗争,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壮阔战役,流血流汗甚至不惜失去生命,谱写治污攻坚的新篇章。也在于许许多多的企业,与黑色告别,向绿色挺进,发起了绿色转型发展的自觉行动,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破茧成蝶,创造了凤凰涅槃的悲壮重生。整个中国谱写着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的天地史诗,每个城市都是有故事的城市,每个乡村都是有故事的乡村。生态文学应再现典型细节,演绎生动情节,塑造鲜活人物,创造生态文化具有鼓舞意义的形象感染和激励效应。

就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而言,生态文学聚焦右玉22任县委书记76年种树的“右玉精神”,山西由此产生一个现代成语“右玉种树”;生态文学聚焦左云退休将军回乡植树的

“左云故事”,山西从此又产生一个现代成语“将军植树”。“右玉种树”“将军植树”变成山西生态环境保护精神,就有了生态环境治理上,空气污染指标一微克一微克往下降、水体质量指标一台阶一台阶往上升的改善。山西当下铺开史无前例的河流生态治理,生态文学正聚焦“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现实主题,将汾河变清和黄河变清的故事,呈现为树立山西形象乃至中国形象的翻天覆地的“山乡巨变”。

新时代生态文学,应以审美透视的方式,发掘和表现人性之美和物性之美,创造超越人类经验的审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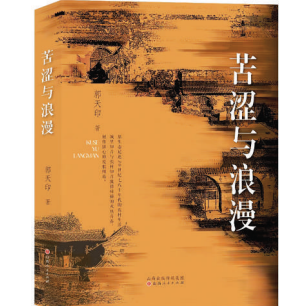
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进入一种新的认知空间和想象空间。山水林田湖草沙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万物和谐的生命共同体。现代世界,是人类作为具有能动力的高级动物可以自觉关爱万物的世界,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的文明,也是人类与物类可以共享的文明,是人类与万物可以共享爱与美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仅呈现人类的人性之爱与美,也呈现万物的物性之爱与美,呈现人与万物的和谐之爱与共生之美。生态文学应该创作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甚至彼此感化的现代故事,建构生态文化具有博爱泛美意义的新的想象和新的审美。

就自然之美书写和自然之爱书写而言,描绘天空之美、大地之美、山河之美、万物之美,都是显性自然生态的审美书写,而探视人性之美、物性之美、人性之爱、物性之爱,则是隐性自然生态的审美透视。世俗所说的生命感应和善恶报应,在传统文学里常常被当作颇具迷幻色彩的虚构,但在生态文学里却可以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叙写。《大湖消息》写了人与动物的宿命:人对动物好,动物就对人好;人对动物不好,动物也对人不好;人怎样对待动物,动物就怎样对待人。生态文学在人与万物的现代关系上确实尚待深挖深掘。这也许就是生态文学未来所具有的巨大的创作视野和创新空间。

## 致一代人的追梦之路

《苦涩与浪漫》创作谈

郭天印



《苦涩与浪漫》书影

《苦涩与浪漫》(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是本人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样一部长达40多万字的农村题材小说,再现上个世纪70年代城市插队知识青年和农村本土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共同奋斗、共同成长、相爱相思、怨恨缠绵的真实生活,这样的作品在当下有它存在的价值吗?

这些质疑,并非别人提出,而恰恰是我自己的质疑。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的质疑,我又一次次在记忆的海洋中重返那个年代。这些年来,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层出不穷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诸如《血色黄昏》《蹉跎岁月》等,举不胜举。然而,我要弱弱地问上一句:有谁还曾记得,同是那个年代,在中国这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还有更多原生态生长的农村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数字应该多于城市知识青年,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青春岁月谁关注过呢?也许你会想到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然而,毕竟路遥的小说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单纯的农村知识分子,而事实是,在那个时期,举凡所有城市知识青年插队生活的地方,都有更多的农村知识青年,尽管他们从未获得“知识”两字这样的头衔,他们的名称叫做“回乡青年”。

我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回乡青年”,我们的村子被县里选作专门安排本县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知青点”。有意思的事情来了,我这个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因为先期担任大队民兵连长而不得不与来到我们村里插队的城市知识青年几乎每天都要打交道,因为所有的知青都是适龄的基干民兵,而民兵就要服从民兵连长的领导与训练。

那么,那些来到我们村子里的知青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正是我的高中同学。同学相见,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无需更多的介绍和交流,也无人在乎各自的家庭背景。那一刻,我们都忘记了谁天生便是吃商品粮、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而谁又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大家的心理是平等的,彼此的交流是平等的。我们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苦涩与浪漫》中,我将更多的笔墨投放到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正庄这样一个标准的北方农村所发生的变化。塑造了一群真实而淳朴的同时也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人物。

譬如老支书张成才,一位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民兵英雄,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农村工作经验、善于在大风大浪中掌稳舵、开好船的带头人。

譬如古建文,一位优秀的复员军人,一位天生的神枪手,同时也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战士,一位标准的军地两用复合型人才。

譬如王建青,一位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一位被毒蛇咬伤时能够剝其肉以自救的勇敢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创业者。

诸如此类,繁花耀眼。但在《苦涩与浪漫》中,更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恐怕还是古英俊与范香儿。小说中,看似错综复杂,其实纯洁自律的几组男女,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爱恨情仇怨,藕断丝连。相信亲爱的读者能够从中了解那一代人的情感世界,也能理解他们那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合理、不合人情味儿的情感选择。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历史。所谓苦涩,就是那个时代一群涉世未深的青年人面对时代潮流的被动应对与主动追求,就是青春的灵魂在颤抖中碰撞。所谓浪漫,就是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与向往城市的乡土青年在广阔天地中友谊的升华与爱情的成长,就是青年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爱情的飞翔。

《苦涩与浪漫》,让老一辈在阅读中寻找曾经的自我,珍爱生活的美好,更让青年一代在阅读中了解历史,认识陌生的长辈,或许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好忙好忙的巨人》的妙想与哲思

常艳芳

《好忙好忙的巨人》(希望出版社)是一部写给孩子的关于自然、人类和爱的童话故事,大自然以“巨人”的形象存在于人类世界中,不被人类发现,但又无处不在,时刻保护着人类。

山西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张旭燕以与儿童对话的视角、奇思妙想的情节、灵动新颖的语言、兼具生活性和趣味性的叙述,创造了一个“巨人”的童话世界。这个世界里,人类和他们的孩子们与很多独具个性、善良有趣的“巨人”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联接。“巨人”为了保护人类不断改造自己,人类也在“巨人”各种奇妙的行为和事件中理解了大自然伟大朴素的爱。作品兼具人文关怀、情感表达和艺术创新。

这部作品语言简洁易懂,贴近儿童生活,各有特点的“巨人”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富有想象力、独特创意和幽默感。书中各种各样的忙忙碌碌的“巨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个性,比如喜欢记日记的“呜哩哇啦巨人”、喜欢搜集小孩呼噜声的“大耳朵巨人”、爱搭积木的“大手掌巨人”,还有“偷时间的巨人”“好记性巨人”“造梦巨人”“嘻嘻巨人”……“巨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养、遵守“巨人”生存法则,比如不干扰人类生活,不能直接出现在人类面前,但又

在人类世界中无处不在。因此,“巨人”们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个动作,甚至连呼吸、大哭、大笑都要克制,生怕给人类带来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山洪、飓风、地震等灾难。

区别于传统童话、民间童话和“热闹派”童话,我认为张旭燕《好忙好忙的巨人》这部童话作品可被称为“创想派”童话。它以宇宙中、地球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背景,发挥想象力,基于现实但又凌驾于现实之上,以“天空视角”创新性讲述“巨人”与人类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孤独恐惧、实现愿望、制造快乐、创造美好生活的系列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满童心童趣、善良关爱的温暖奇妙世界。它不同于《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童话主人公通过某一媒介进入荒诞奇幻世界的“幻想派”儿童小说,也区别于《皮皮鲁和鲁西西》等通过夸张情节和快节奏叙事制造滑稽幽默效果的“热闹派”童话,而是通过发挥对现实的合理想象赋予“巨人”人类的思维逻辑和符合自然规律的超能力,让“巨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类发生各种奇妙的情感联接,按照自己的行为规则和生存法则去保护人类,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创新构想。

张旭燕是一名“80后”女作家,长期从事中小学语文辅导读物、教辅刊物的编辑工作,长期思考研究儿童心理成长历程特点,并坚持研究现当代国内外优秀儿童文



《好忙好忙的巨人》插图

学作品。她善于从书本、大自然和自己的生活点滴中获得灵感,将自己在生活中的小愿望、小美好、小教训、小思考转化到儿童生活和故事情境中,从儿童视角、儿童思维委婉、诗意、巧妙地认识事物、推动事件发生,让爱与哲思从笔下文字的缓缓流淌中,从指尖故事的新嫩枝丫里“生长”出来。

在近十年的创作中,她始终坚持儿童文学作品的“趣味性”与“价值导向”同等重要的创作理念,认为缺乏“趣味性”的作品,很难吸引小读者读下去,失去了其创作意义;而只有“趣味性”,不能传达一定主题意义与价值观念,让儿童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文字,只是好玩儿的故事,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或优秀的文学作品。《好忙好忙的巨人》收录了29篇她在2016年到2023年陆续创作并发表在《七彩语文》《校园文学》《都市》等刊物的巨人系列童话。她在《巨人故事创作谈》中写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人”。她用《好忙好忙的巨人》这部童话作品帮助读者去寻找自己心中的巨人,也用这种方式去寻找她心中的巨人。

“创想派”童话是张旭燕成长探索的有益成果。张旭燕正趋于突破传统的主题儿童文学创作,探索通过语言奇美与立意纯美的呼应、创意想象与现实观照的结合,实现全新的家国情怀儿童化表达,真正“为孩子写大文学”。

说让去白洋淀,考察那里改建的“荷花淀派”文学馆。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差事。“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是孙犁先生,也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在太行山的西侧,人们以“山药蛋派”为傲。而在太行山东侧的白洋淀,则给“荷花淀派”建了一个纪念馆。一山一水,山水相依也。

白洋淀,少年时的一处神往之地。因为家乡缺水,对湖河大海就很向往。看过很多关于白洋淀的连环画,比如《小兵张嘎》,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还能想起张嘎堵老乡烟肉的情景。后来又拍成了电视剧。还有一本连环画,是《雁翎队》。其中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说的也是白洋淀。后来上学读到了孙犁先生的《荷花淀》,如诗如画。一直能够记起月光下,水生媳妇编席子的情形。这些作品写的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要坐船才能到那个要去的文学馆。淀,或者更愿意说是“湖”,芦苇摇曳,一望无际。苇丛如壁,似山峰,似丛林,把这“湖”的大地切割成各异的形状。如峡谷,如暗道,如广阔的垣。只有进入了白洋淀,才能知道日军为什么对这一片土地绝望。查阅有关雁翎队的资料,说这支由当地渔民组成的地方队伍,共歼灭日军千余人,有7名战士牺牲。这种战损比是非常罕见的。除人的因素外,很重要是因为这“淀”。

看展览说孙犁曾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编过《晋察冀日报》,并担任过宣传部部长等。晋察冀!这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首先建立的根据地。1937年的时候,在和顺石拐村曾开过一次“石拐会议”。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就是建立晋察冀根据地。尽管孙犁是在太行山的东侧工作,但依然感觉是非常亲近的。他与太行山西侧的人们在一起战斗。

1936年到1937年,孙犁曾在白洋淀附近的冀中一带教了一年书,使他有

机会熟悉这里的风土民情和人民的劳动、生活。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白洋淀,是他艺术情结的挥发地。说起他的作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白洋淀。1944年,孙犁到了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在鲁艺任教。这是一个战斗的艺术之家。从离开家乡,到延安工作,孙犁已有8年没有见过家人。而家乡被他幻化为冀中白洋淀上的芦苇、小船与风。1945年,孙犁根据从冀中来的同志讲述的故事写了一篇小说,就是《荷花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可谓“好评如潮”。据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记载,毛泽东同志看过这篇小说后,在《解放日报》的报沿上写了一句话:“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确实,孙犁的小说有自己的特色。

在众多表现抗日战争的小说中,大多是正面描写人们如何与日军战斗,或者是战场的激烈搏杀,或者是地下的隐秘交锋。战斗,是最重要的内容。以那些表现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抗战的小说而言,《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枪声》《烈火金钢》等,都是如此。最早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主要是描写人们如何组织起来与日军战斗。但是,孙犁却从来不去直接描写战斗的场景。即使涉及到战斗,也往往是从侧面来写,或者点到为止。他有一篇《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写藏在苇垛中的一位姑娘被鬼子发现后,向敌人投出了手榴弹,然后与同伴趁乱撤退。鬼子被炸死好几个,她自己却安然无恙。这个“斗争”的故事在孙犁的小说里已经是最为激烈的了,但却是通过别人的口说的。这就使那种“战争”的氛围弱化了许多。在《荷花淀》中,水生的媳妇与同伴到集结地看望刚刚参军的丈夫,恰遇到部队埋伏袭击日军。他没有正面去写部队如何获悉情报,如何安排部署,而是以这些女性“局外人”的眼光来表现战斗过程。在她们的眼中,战斗似乎简单多了——“谁还会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孙犁不注重描写正面战斗,是与他整个小说的“诗化”追求有关的。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风动云飘、水涌草长的艺术境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含蓄的、委婉的、诗意的,是一种云淡风轻的意境。他十分注重景色对小说情境的衬托、渲染。如《荷花淀》一开始,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而不是人们常见的写战争时期的风急云乱。在《芦花荡》中写“老头子”用船篙砸鬼子的脑袋,不是写他如何怀揣仇恨、鲜血淋漓,而是写他望了一眼苇塘。而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孙犁也不去描写水生们如何踊跃参军,这些参军的青年第一次上战场有什么反应,而是着重描写参军后人们的心理,主要是那些女人们的心理——直接的与间接的。水生的女人虽然也舍不得让他离开家,但却说不出这样的话。她知道参军是光荣的,是大义。孙犁的心理描写体现在简洁的对话之中。“我不拦你。”“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在另一篇人物有关联的小说《嘱咐》中,孙犁写8年之后抗战胜利,水生第一次回家。但是他只能在家里看一下,就要追上部队参加战斗。妻子撑冰床送他赶路。分别时她的嘱咐是“好好打仗,快回来”。一切似乎都是平平淡淡的。但在这平淡之后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内容。

这实际上反映出孙犁小说中人物的认知是站在国家大义维度的。他描写的是觉醒了

的普通民众。他们是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深明大义,勇于战斗,甘于牺牲。《荷花淀》中那些在水生们看来“不太开通”的妇女们,却是最开通、最勇敢、最具奉献精神

的。她们舍不得丈夫离开自己,离开自己的家,但她们知道丈夫的离开是光荣的、正义的、不应当阻拦的。她们衡量人的标准是“进步不进步”,是不能当“落后”分子。与参军的丈夫相比,她们好像是“落后”的,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她们在家乡学习射击,来回警戒,配合子弟兵作战,每个人都成了光荣的战士。这种表达源于孙犁对人民的认知。他说,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知道,对敌人如果存有幻想,不去抵抗,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弥补。所以,尽管孙犁描写的多为小人物、小事情,但却能够从这些细小之中感受到

大时代、大情怀。这正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所在。

杜学文

## 荷花淀中的诗情与战斗

经典漫谈

(68)